

聊将锦瑟记流年

黄仲则诗传

安意如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聊将锦瑟记流年

黄仲则诗传

安意如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聊将锦瑟记流年: 黄仲则诗传 / 安意如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2
ISBN 978-7-5339-3911-3



I. ①聊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9640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特约编辑 黄钟 何娜
封面设计 余一梅
内文设计 白咏明

聊将锦瑟记流年: 黄仲则诗传

安意如 著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mm×1280mm 1/32

字数 336千字

印张 12.5

插页 2

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911-3
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别后相思空一水 (代序)

新年时，在尼泊尔纳加阔特（Nagarkot）看雪山。晨色微熹，日出瞬间，雪山恍若被点燃，山火轰烈。此刻观望雪山日出，如把赏余烬，内心明灭，刹那清明。不过片刻，日色便冷寂下去，绵邈雪山恢复本色。

冷风扑面，这个当下，想起黄仲则的诗：“别后相思空一水，重来回首已三生。”

有无限惆怅温柔。

他这一生，生如织锦，锦字却终成灰。

一生一灭之间，一世廓然。留给后人的，不过是锦灰自珍罢了。

观览黄仲则的一生，歿时不过三十有五。二十余年间，得诗两千余首。虽然存世的诗稿几经删减，只得一千余首，数量亦不在少数。他一生时乖命蹇，唯以诗文著称，留名后世。

缀字成文，说他是以心血织就锦绣文字，并不为过。

我对黄仲则的兴趣由来已久，少时读诗，爱煞他那句“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”，只觉得情意幽婉，言不尽意，不是我当时的阅历语言能够表达。少年情怀，一朝被触动，生根萌芽，终成情结，只待他年因缘成熟来了然。

是那时方信，清代诗词中亦有不可多得的上品、珍品，不再心存轻慢。所以有了读《饮水词》的契机，所以写了纳兰容若，有了《当时只道是寻常》。

在过往的书中写了太多出众的、名重一时的历史人物。与他们比，黄仲则实在算不上为众所知。尽管在民国时期，有很多名士文人都爱重他的诗，屡屡撰文谈及其诗其人。有关黄仲则的年谱、评传、各种选本陆续出版，数量之多，超过清朝其他诗人。

由于清诗的传播远不如唐诗来得广泛，是以自20世纪以来，学术界总体上对黄仲则的关注并不是很多，加之1949年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名流陨落，风流云散，文学研究之中对黄仲则虽有提及，也是寥寥。以至于现代的，特别是年轻的读者知道他的不多。

我写他的过程，一如密宗里所言的伏藏师在挖掘伏藏。要将埋藏在时光中的经典呈现出来，拂去沙砾尘埃，使其放大光明。

此番因是要系统地去写他，我特地去读了郁达夫的《采石矶》，这是郁达夫1922年所作的一篇小说。据郭沫若说，郁达夫的小说虽以黄仲则为主人公，其实是“夫子自道”（《郁达夫诗词钞》序）。

据说是郁先生不忿别人对他的诋毁，愤而作文反驳之，内因不甚了了。许是意气之作，小说结构松散，行文随意粗糙，塑造的黄仲则形象个性褊狭，敏感多疑，与人争执多为意气之争，流露出一股小文人的酸腐气，虽欲刻画诗人之痴，却不得痴绝之真妙，不够磊落，不见洒然、高迈。

我必须承认仲则性格中有敏感多情、多思多虑的一面，非如此，他也成不了好诗人，但仲则的心性中，断然不止这一层面而已。他的豪迈洒脱，虽为境遇生计所逼，抑郁悲怆，不能酣畅，进而转为悲凉沉郁，却也有普世情怀，深广境界，绝非郁小说中所塑造的那种片面形象——此说有诗文可一一佐证。假若仲则是郁达夫小说中猥琐自卑

的形象、窝囊的性格，说实话，他的诗也不必读了。

有清一代，名家诗论频出。王士禛倡“神韵说”，沈德潜倡“格调说”，袁枚倡“性灵说”，翁方纲倡“肌理说”——这是针对唐以后的诗词而言。明人以时代文学流脉划分唐诗为“初、盛、中、晚”大体无误。但，以后代的文学理论来归类唐朝诗人却总不能淋漓尽致。

唐诗得天时地利人和，恰如春之绚丽缤纷，总体看来是形神气象皆备的。将盛唐看作中国古典诗歌顶峰的信念，形成于9世纪，发展于宋代。唐之后，宋人性格趋于内敛、自省，虽也有夏之秾艳生动，终究是如盛夏入山，曲径通幽。

宋诗以文为诗，长于议论，诗以理取胜。面对盛唐诗歌的巅峰，他们别张垒壁、另辟蹊径，有意避开“盛唐气象”，诗脉接续中晚唐。

其间更有黄庭坚的“江西诗派”，以才学为诗，诗法讲求炼字、用典，所谓“夺胎换骨”、“点铁成金”，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，那便是在老杜的基础上，往“学人诗”的路子去了。

这里要提到“禅”。禅对于中国诗学的影响并不亚于它的宗教价值。禅对唐宋时士大夫的深层心态的构建作用不容忽视，在忧时伤世之外呈现出空灵淡泊的精神风貌。

北宋徽宗时，吕本中作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，所列者二十五人，多为倾仰习修禅学之士，有云“诗到江西别有禅”。吕本中即借用禅宗格局来阐述这个诗派流脉。元代的方回遥尊杜甫，与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。江西诗派对后世的影响极大，以至于后来人形成了尊唐、崇宋的分流。

江西诗派的传承，有类禅宗的“传灯”。有人向黄庭坚请教诗法，黄庭坚曰：“如狮子吼，百兽吞声。”又答：“识取关捩。”儒佛相融亦是宋诗的特色之一，黄庭坚自有诗云：“戎州夏畦少蔬供，感君来饭在家僧。”——以“在家僧”自况，清静自适，体现了他对禅宗的体认。

需要提及的是，仲则是黄庭坚的后嗣。虽然际遇潦倒，但他的诗文成就，绝对无损于先祖的声名。

后世作诗之人，宗唐崇宋者皆有，大体而言，唐诗与宋诗的气质之别犹如李白和杜甫，无分高下优劣，唯杜甫诗是有章法可循的，李白诗以气运词，兴到笔到，词随气涌，是不可学的。

百代之下，自不乏有才气超绝之人，譬如苏轼，诗文词赋皆擅，才气纵横，兼容百家自成一派，不可断言归纳，可排除在以上论断之外。我将李白、苏轼，乃至清代黄仲则、龚自珍的诗理解为才子诗。

当我从黄仲则的诗中感知到这不世出的才气，你可知我的惊喜！

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邂逅，他的诗，豪情高迈有似太白，苍凉沉郁直宗子美，绮丽艳美神通义山……这种种特质，汪洋华美，不是东施效颦，不是生硬杂糅，它们完美地呈现在一个清代失意文人的身上。此时，距唐宋之盛已有千年之远。

别后相思空一水。隔世之人，既无缘相见相识，唯有以文字寄意抒情，聊表衷情。

我深信，心性中的灵性具有穿透力。仲则的诗文就像一块晶莹的灵石，吸纳、映射七色光芒，色相纷呈，令人有无限遐想、追思。虽然这色相终归于文字之空灵流转，与世无争。

佛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正是此理。人言“以禅喻诗，莫此亲切”。在此书中，我也意欲借禅的妙义来诠释诗意之美，点破才子之痴。

“尺锦才情还割截，死灰心事尚消磨。”——和王勃一样，仲则亦是早逝才子的代表，笼罩在仲则诗文中的感伤主义是其鲜明的特质。君子穷途、贤人失志是从《离骚》就已开始延续的古老主题，一种复杂多变、不可尽言的感情。

因仲则出身寒微寻常，成年之后际遇亦不算上佳，他的受磋磨，

便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。他自幼苦读，应试仕途却不得力。他曾为人幕僚，却不能适应官场。他曾漫游吴越湖湘，其后又赴京师，欲得燕赵、幽并之古气，诗意气象上有拓升，却在京师进一步陷于困顿，生计愈加艰难，被债主所逼，抱病出京，卒于解州，时年三十五岁。

生活在乾隆盛世，却屡发盛世之哀音，是标新立异，有意不同俗流吗？决然不是。

仲则落拓平生，贫病以终，可看作许多有才无运之人的代表，就此对传统士人之思想流变略作查考，亦可探知人之命运的必然和无常。

想起他的《杂感》，当中名句几乎无人不知，奈何诗红人不红，口耳相传成俗语，却少有人知是出自他笔下。

仙佛茫茫两未成，只知独夜不平鸣。
风蓬飘尽悲歌气，泥絮沾来薄幸名。
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
莫因诗卷愁成谶，春鸟秋虫自作声。

——《杂感》

感激近些年来心境近趋于老，方能稍明人世悲辛，悲歌慷慨。杜工部有诗云：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——我不觉得黄仲则则是被埋没的，只是他的诗，有价值被更多人知晓。

这是我写他的因由。



2013年1月6日于尼泊尔

卷一
生如织锦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少年意气 003 | 秋夜情浓 010 | 凌云之志 018 |
| 素心皎皎 026 | 风露中宵 032 | 锦瑟流年 039 |
| 悲秋之气 053 | 武林旧事 060 | 观潮豪情 066 |
| 百无一用 075 | 钓台慕贤 082 | 余情残心 091 |
| 寒夜悲歌 097 | 恩师亡故 104 | 浪游之始 114 |

卷二
锦灰自珍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欲游湘楚 125 | 潇湘路远 132 | 青衫落拓 139 |
| 清梦难寻 149 | 吾心悠悠 157 | 倦鸟归林 166 |
| 别亲之悲 172 | 谈经说剑 179 | 以仙为师 184 |
| 狂生做伴 192 | 俱不得意 200 | 悲欣交集 210 |
| 名噪一时 217 | 忧本无端 224 | 旧恨心痕 231 |

卷三
锦字成灰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倦眼繁华 243 | 于愿不足 249 | 歧路亡羊 255 |
| 来鸿去燕 264 | 流光欲转 271 | 心事钩沉 279 |
| 冰火相煎 285 | 前事旧影 292 | 飞花尘泥 301 |
| 不系之舟 308 | 空念绮怀 320 | 雪泥鸿爪 331 |
| 千山暮雪 339 | 浮萍落花 347 | 如履薄冰 355 |
| 锦字成灰 364 | | |

跋·重来回首已三生 | 372

黄仲则年谱 | 380

卷一

生如织锦

大凡物不平则鸣，如明珠蒙尘，剑在匣中。

他的诗句有如风驰雨骤，令人屏气凝神、应接不暇。

他的才气挟着青春和豪情逼面而来，如江潮浩荡。

少年意气

[壹]

那年，黄仲则还是十八岁、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尚未察觉日后苦楚端倪。

他九岁时，在学使面前吟出“江头一夜雨，楼上五更寒”，诗才初显，句惊四座，颇有盛唐、两宋才子一鸣惊人的风范。

十六岁第一次应郡县试，得头名。次年，又补博士弟子员。这等崭露头角、显露才华的方式让人不由得对他寄予厚望。

这个开端就像美艳而充满诱惑的罂粟花，摧损着他的生命。

像世间任何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少年一样，他渴望着立身于世，渴望着建功立业，所以写下了这首《少年行》：

男儿作健向沙场，自爱登台不望乡。
太白高高天五尺，宝刀明月共辉光。

彼时正是乾隆三十一年。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间，清廷平定准

噶尔、天山南路大小和卓叛乱，其势力范围尽归大清版图，重新命名为“新疆”，胜利的激昂之气鼓舞着生逢其时的大清子民。

乾隆二十年，清军在格登山大破准噶尔部，叛军首领达瓦齐败窜南疆，终被乌什回部擒获，交押清廷。清廷在格登山立碑，由乾隆亲自记撰，是为“格登碑”。

用兵多年，一朝安定边陲，剿灭心腹大患，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，着实是可喜可贺的事情，连带着当时大多数人，也踌躇满志，意欲报效国家。这般心思，直如唐人所言：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”

杨炯的《从军行》这样写道：“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雪暗凋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”

我年少时读诗，总偏爱些激扬意气，觉得兴致勃勃，所以对这首诗记忆犹新。杨炯是初唐人，少年时即以神童举，应试及第，初时仕途顺遂，后被族人所累，屡见迁谪，卒于盈川县令任上。与诗中所言一样，“宁为百夫长”。其吏治以严酷著称，不知是否有“崇武”这层心思作祟。

自则亦言：“男儿作健向沙场，自爱登台不望乡。”自有一番投笔从戎的慷慨意气。他可知，激扬如唐人，后来也纷纷在战场上灰了心。

“回乐峰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如霜。不知何处吹芦管，征人一夜尽望乡。”这是中唐诗人李益的诗作，说的是侥幸生还之人的悲凉

惆怅。若是战败了呢？只怕是，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。

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——诚是疏狂人醉后伤心语。生死已不堪，亦不能计较。唯有以身作剑盾，抵挡这战乱风尘，保全更多人的安宁，即使不是一世，只是一时。

边塞苦寒，熬白了少年头；战争杀戮，多少人有去无回。这边红颜还在思量，昨夜闲潭梦落花，可怜春半不还家，那边俊彦才郎已成枯骨，关山隔阻，魂魄不曾入梦来。

这是普通将士的普遍遭遇，即便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胸襟豁达如范仲淹，也在征戍之时思及战祸绵延之苦，悲从中来，作《渔家傲》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

唐人多边塞诗，宋人以诗意入词境，范公这首《渔家傲》当为宋代边塞词的压卷之作。

公元1038年，党项族李元昊称帝，西夏立国，举兵犯境。面对突然燃起的狼烟，北宋君臣仓促应对，范仲淹被委任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，以文臣身份协领军事。位高权重不是什么好事，已过不惑之年的范仲淹，苦守边塞，殚精竭虑。

多年的宦海沉浮，已使他意志坚毅；但强敌环伺的现实处境，却让他更深人静的时候耿耿难眠。

孤城夜闭，群山静寂。文人内心的纤细一旦被塞外的雁鸣、军营

的号角惊起，心有微澜，就不能不喷薄于纸上。

风尘染鬓，连雁儿也不肯替人捎带消息，怕是不忍相看，要匆匆别去。家山远在万里之遥，窗外霜雪明耀，羌笛之声幽幽飘起。此情此景，虽不是四面楚歌，也足以让人起了念亲、思归之心——大抵无论古今、胡汉，这点愁绪，总是一致的。

东汉时，窦固、窦宪叔侄二人大破匈奴，北匈奴政权瓦解。窦宪穷追北匈奴单于，登燕然山，刻石记功而还。这前人的功业，激励了多少代壮士之心，而今边关未靖，军功未建，是断断提不得一个“归”字的。

范仲淹身为统帅，人前人后，连迟疑之态也不宜有，以免动摇军心。

可是，夜深人静、四下无人的时候，饮一杯浊酒，望长河落日；卸下白日里将领的身份，恢复内心的温柔、沉痛，总想着家国天下、事有万千，这人世间没有长久稳固的安宁。大宋立国以来，太平时日总是短浅。

残唐五代时，后晋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予契丹，辽人尽得关隘要塞，终酿成北宋心腹之患。前朝太祖太宗时候，与辽之战事久有胶着，真宗时，大军伐辽，侥幸得胜之后立“澶渊之盟”，边境方得少许安宁。现如今西夏崛起，虎视眈眈，自不肯善罢甘休。

莫说是征夫久戍无功思归，便是将军，又何尝不想“长歌当哭，远望当归”？由范仲淹一阕《渔家傲》，翻转过来想黄仲则的《少年行》，虽然豪情堪赏，但真觉得是黄口小儿作轻薄语，不谙人世寒

苦。他不曾在狼烟里流离失所，亦不曾体验尸骨如山的绝望和荒凉。

投笔从戎不是人人能够成功的，即便给了你建功立业、驰骋沙场的机会，怕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一时的功成名就，保不住一世太平。

[贰]

“未收天子河湟地，不拟回头望故乡。”唐人令狐楚的《少年行》想来是激励了仲则。然而，他作此诗时，可曾思及古往今来名将权臣下场的凄凉？哪怕你有扶保社稷的再造之功，直捣黄龙的忠勇，一旦功高震主，为君所忌，难免落得个狡兔死、走狗烹的下场，想善终都难。若说韩信、岳飞的事远了，年羹尧的下场难道不是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吗！

意志坚决如岳少保，尚有“欲将心事付瑶琴，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”的感伤时刻；豪情万状如辛稼轩，到老来，回望征途，这位曾试以只手补天裂的豪杰，亦免不了迟暮之叹：“把吴钩看了，栏杆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……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？”——字字泣血，斑斑入目，读来不是不悲戚的。

这些都是一世英杰，曾经功名遂愿的人，到头来，亦不过是，头颅与心事灰飞烟灭。将军百战身名裂，向河梁，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这一番雄心销尽的悲怆，又岂是可共人言的？

仲则诗中所言太白，或为地处秦岭中段的太白山，是秦岭主峰；或指终南山。不论所指确为何山，均是唐人喜游之地。“关陕风景之大者，终南、太华也。”